

脂砚斋重评

石頭記



巢已傾？一生三
百六十日，風刀霜
劍，嚴相逼。

明媚鮮妍能几时

一朝飄泊難尋覓

花開易見落難尋

葬花人：獨把花鋤

上空枝見血痕

重門：青燈照壁人初睡

怪依底事倍傷神

半力

怜春半箇春

忽至惱忽去



前愁余
洒泪，酒



花謝花飛滿天，
紅消香斷有誰憐，游絲軟
系飄春樹，落絮輕沾小窗。閨
中女兒惜春暮，愁緒滿懷無着處，手
把花鋤出小窗，忍踏落花來復去，柳
絲榆莢自芳菲，不管桃飄與李飛，桃
李明年能再發，明年閨中知有誰？三
月香巢初坐成，梁間燕子太无情，
明年花發雖可啄，却不道人去梁空

修

訂

新

州古籍出版社

〔清〕曹雪芹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清) 曹雪芹著.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0. 8

ISBN 978 - 7 - 5348 - 3385 - 4

I. ①脂… II. ①曹…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①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20769 号

选题策划: 张存威

责任编辑: 史广江

美术编辑: 曾 晶

责任校对: 李接力

封面设计: 揽胜视觉

出版社: 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发行单位: 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40

字 数: 80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6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前言

乾隆时期,坊间有《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流传,只八十回。后经展转,所得抄本众多,主要有“甲戌抄阅再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即甲戌本)、“庚辰秋定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即庚辰本)、“己卯冬月定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即己卯本)等。后有梦觉主人序本《红楼梦》,从此是书名做《红楼梦》一直流传。

乾隆五十六年(1791),有当时名士高鄂、程伟元重新整理《红楼梦》,前八十回与脂批文本略有差异,后四十回为高鄂续写,凡一百二十回,世人称“程甲本”。次年,又做不少增减,称“程乙本”。此后,坊间便以一百二十回本为蓝本,竞相推出,至今最为普遍。

由此,流传到今天就有两种《红楼梦》。一种为八十回本脂砚斋批评本,一种为不含批语,经高鄂、程伟元整理并增减之一百二十回本。然高鄂之续补,或为才力,或为好恶,其实与原作之意相距甚远。

本书正文及批语共八十回。为让广大读者更好地阅读,以《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八十回本之甲戌本及庚辰本互为参照,并参校己卯本及蒙本(清蒙古王府所藏之八十回脂砚斋批评本),其中有夹批,有眉批,有侧批等,均录于相关正文;或有批语相近者,斟酌删减,不另注明。

因水平所限,或有辑校疏漏处,敬请读者诸君批评、指正。

甲戌本凡例

《红楼梦》旨意。是书题名极多,《红楼梦》是总其全部之名也。又曰《风月宝鉴》,是戒妄动风月之情。又曰《石头记》,是自譬石头所记之事也。此三名则书中曾已点睛矣。如宝玉做梦,梦中有曲名曰《红楼梦》十二支,此则《红楼梦》之点睛。又如贾瑞病,跛道人持一镜来,上面即镌“风月宝鉴”四字,此则《风月宝鉴》之点睛。又如道人亲见石上大书一篇故事,则系石头所记之往来,此则《石头记》之点睛处。然此书又名曰《金陵十二钗》,审其名则必系金陵十二女子也。然通部细搜检去,上中下女子岂止十二人哉?若云其中自有十二个,则又未尝指明白系某某。

书中凡写长安,在文人笔墨之间则从古之称,凡愚夫妇儿女子家常口角则曰“中京”,是不欲着迹于方向也。盖天子之邦,亦当以中为尊,特避其“东南西北”四字样也。

此书只是着意于闺中,故叙闺中之事切,略涉于外事者则简,不得谓其不均也。

此书不敢干涉朝廷,凡有不得不用朝政者只略用一笔带出,盖实不敢以写儿女之笔墨唐突朝廷之上也。又不得谓其不备。

此书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梦幻识通灵’。”但书中所记何事,又因何而撰是书哉?自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推了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堂堂之须眉,诚不若彼一干裙钗?蒙侧批:何非梦幻,何不通灵?作者托言,原当有自。受气清浊,本无男女之别。实愧则有余、悔则无益之大无可奈何之日也。当此时则自欲将已往所赖上赖天恩、下承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饕美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负师兄规训之德,已至今日一事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记,以告普天下人。虽我之罪固不能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不肖,则一并使其泯灭也。蒙侧批:因为传他,并可传我。虽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其风晨月夕,阶柳庭花,亦未有伤于我之襟怀笔墨者。何为不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以悦人之耳目哉?”故曰“风尘怀闺秀”,乃是第一回题纲正义也。开卷即云“风尘怀闺秀”,则知作者本意原为记述当日闺友闺情,并非怨世骂时之书矣。虽一时有涉于世态,然亦不得不叙者,但非其本旨耳,阅者切记之。诗曰:

浮生着甚苦奔忙,盛席华筵终散场。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梦尽荒唐。

漫言红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长。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

目 录

第一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1
第二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12
第三回	金陵城起复贾雨村	荣国府收养林黛玉	20
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	32
第五回	游幻境指迷十二钗	饮仙醪曲演红楼梦	39
第六回	贾宝玉初试云雨情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	49
第七回	送官花贾琏戏熙凤	宴宁府宝玉会秦钟	58
第八回	比通灵金莺微露意	探宝钗黛玉半含酸	67
第九回	恋风流情友入家塾	起嫌疑顽童闹学堂	76
第十回	金寡妇贪利权受辱	张太医论病细穷源	83
第十一回	庆寿辰宁府排家宴	见熙凤贾瑞起淫心	88
第十二回	王熙凤毒设相思局	贾天祥正照风月鉴	94
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	100
第十四回	林如海捐馆扬州城	贾宝玉路谒北静王	107
第十五回	王凤姐弄权铁槛寺	秦鲸卿得趣馒头庵	113
第十六回	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秦鲸卿天逝黄泉路	119
第十七回	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荣国府归省庆元宵	129
第十八回	皇恩重元妃省父母	天伦乐宝玉呈才藻	139
第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	150
第二十回	王熙凤正言弹妒意	林黛玉俏语谑娇音	162
第二十一回	贤袭人娇嗔箴宝玉	俏平儿软语救贾琏	169
第二十二回	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谜贾政悲谶语	178
第二十三回	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	188
第二十四回	醉金刚轻财尚义侠	痴女儿遗帕惹相思	194
第二十五回	魔魔法姊弟逢五鬼	红楼梦通灵遇双真	203
第二十六回	蜂腰桥设言传心事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	213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	222
第二十八回	蒋玉菡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	230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痴情女情重愈斟情	240
第三十回	宝钗借扇机带双敲	龄官划蔷痴及局外	248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双星	253
第三十二回	诉肺腑心迷活宝玉	含耻辱情烈死金钏	260
第三十三回	手足耽耽小动唇舌	不肖种种大遭笞撻	266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错里错以错劝哥哥	271
第三十五回	白玉钏亲尝莲叶羹	黄金莺巧结梅花络	278
第三十六回	绣鸳鸯梦兆绛芸轩	识分定情悟梨香院	286
第三十七回	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苑夜拟菊花题	293
第三十八回	林潇湘魁夺菊花诗	薛蘅芜讽和螃蟹咏	303
第三十九回	村姥姥是信口开合	情哥哥偏寻根究底	309
第四十回	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	315
第四十一回	栊翠庵茶品梅花雪	怡红院劫遇母蝗虫	323
第四十二回	蘅芜君兰言解疑癖	潇湘子雅谑补余香	330
第四十三回	闲取乐偶攒金庆寿	不了情暂撮土为香	337
第四十四回	变生不测凤姐泼醋	喜出望外平儿理妆	344
第四十五回	金兰契互剖金兰语	风雨夕闷制风雨词	351
第四十六回	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鸳鸯女誓绝鸳鸯偶	358
第四十七回	呆霸王调情遭苦打	冷郎君惧祸走他乡	366
第四十八回	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	373
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380
第五十回	芦雪庵争联即景诗	暖香坞雅制春灯谜	387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编怀古诗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394
第五十二回	俏平儿情掩虾须镯	勇晴雯病补雀金裘	401
第五十三回	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	409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王熙凤效戏彩斑衣	417
第五十五回	辱亲女愚妾争闲气	欺幼主刁奴蓄险心	425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兴利除宿弊	识宝钗小惠全大体	432
第五十七回	慧紫鹃情辞试忙玉	慈姨妈爱语慰痴颦	440
第五十八回	杏子阴假凤泣虚凰	茜纱窗真情揆痴理	450
第五十九回	柳叶渚边嗔莺咤燕	绛云轩里召将飞符	457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玫瑰露引来茯苓霜	462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宝玉瞒赃	判冤决狱平儿行权	469
第六十二回	憨湘云醉眠芍药裯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	475
第六十三回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	486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浪荡子情遗九龙珮	496
第六十五回	贾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505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耻情归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门	511

第六十七回	见土仪顰卿思故里	闻秘事凤姐讯家童	517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赚入大观园	酸凤姐大闹宁国府	525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剑杀人	觉大限吞生金自逝	532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云偶填柳絮词	539
第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鸳鸯女无意遇鸳鸯	545
第七十二回	王熙凤恃强羞说病	来旺妇倚势霸成亲	554
第七十三回	痴丫头误拾绣春囊	懦小姐不问累金凤	561
第七十四回	惑奸谗抄检大观园	矢孤介杜绝宁国府	569
第七十五回	开夜宴异兆发悲音	赏中秋新词得佳谶	579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	588
第七十七回	俏丫鬟抱屈夭风流	美优伶斩情归水月	596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婉嫔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606
第七十九回	薛文龙悔娶河东狮	贾迎春误嫁中山狼	617
第八十回	美香菱屈受贪夫棒	王道士胡诌妒妇方	622

第一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戚蓼生序

吾闻绛树两歌，一声在喉，一声在鼻；黄华二牍，左腕能楷，右腕能草。神乎技也，吾未之见也。今则两歌而不分乎喉鼻，二牍而无区乎左右，一声也而两歌，一手也而二牍，此万万不能有之事，不可得之奇，而竟得之《石头记》一书。嘻！异矣。夫敷华挹藻、立意遣词无一落前人窠臼，此固有目共赏，姑不具论；第观其蕴于心而抒于手也，注彼而写此，目送而手挥，似谲而正，似则而淫，如春秋之有微词、史家之多曲笔。试一一读而绎之：写闺房则极其雍肃也，而艳冶已满纸矣；状阀阅则极其丰整也，而式微已盈睫矣；写宝玉之淫而痴也，而多情善悟，不减历下琅琊；写黛玉之妒而尖也，而笃爱深怜，不啻桑娥石女。他如摹绘玉钗金屋，刻画芳泽罗襦，靡靡焉几令读者心荡神怡矣，而欲求其一字一句之粗鄙猥亵，不可得也。盖声止一声，手只一手，而淫佚贞静，悲戚欢愉，不啻双管之齐下也。噫！异矣。其殆稗官野史中之盲左、腐迁乎？然吾谓作者有两意，读者当具一心。譬之绘事，石有三面，佳处不过一峰；路看两蹊，幽处不逾一树。必得是意，以读是书，乃能得作者微旨。如捉水月，只挹清辉；如雨天花，但闻香气，庶得此书弦外音乎？乃或者以未窥全豹为恨，不知盛衰本是回环，万缘无非幻泡，作者慧眼婆心，正不必再作转语，而千万领悟，便具无数慈航矣。彼沾沾焉刻楮叶以求之者，其与开卷而寤者几希！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甲戌本凡例

《红楼梦》旨义：是书题名极多，《红楼梦》是总其全部之名也。又曰《风月宝鉴》，是戒妄动风月之情；又曰《石头记》，是自譬石头所记之事也。此三名则书中曾已点睛矣。如宝玉做梦，梦中有曲名曰《红楼梦》十二支，此则《红楼梦》之点睛。又如贾瑞病，跛道人持一镜来，上面即镌“风月宝鉴”四字，此则《风月宝鉴》之点睛。又如道人亲见石上大书一篇故事，则系石头所记之往来，此则《石头记》之点睛处。然此书又名曰《金陵十二钗》，审其名则必系金陵十二女子也。然通部细搜检去，上中下女子岂止十二人哉？若云其中自有十二个，则又未尝指明白系某某，及至“红楼梦”一回中亦曾翻出金陵十二钗之簿籍，又有十二支曲可考。

书中凡写长安，在文人笔墨之间则从古之称，凡愚夫儿女女子家常口角则曰“中京”，是不欲着迹于方向也。盖天子之邦，亦当以中为尊，特避其“东南西北”四字样也。

此书只是着意于闺中，故叙闺中之事切，略涉于外事者则简，不得谓其不均也。

此书不敢干涉朝廷，凡有不得不用朝政者只略用一笔带出，盖实不敢以写儿女之笔墨唐突朝廷之上也。又不得谓其不备。

此书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梦幻识通灵’。”但书中所记何事，又因何而撰是书哉？自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推了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堂堂之须眉，诚不若彼一干裙钗？蒙侧批：何非梦幻，何不通灵？作者托言，原当有自。受气清浊，本无男女之别。实愧则有余、悔则无益之大无可奈何之日也。当此时则自欲将已往所赖上赖天恩、下承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美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负师兄规训之德，已至今日一事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记，以告普天下人。虽我之罪固不能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不肖，则一并使其泯灭也。蒙侧批：因为传他，并可传我。虽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其风晨月夕、阶柳庭花，亦未有伤于我之襟怀笔墨者。何为不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以悦人之耳目哉？”故曰“风尘怀闺秀”，乃是第一回题纲正义也。开卷即云“风尘怀闺秀”，则知作者本意原为记述当日闺友闺情，并非怨世骂时之书矣。虽一时有涉于世态，然亦不得不叙者，但非其本旨耳，阅者切记之。诗曰：

浮生着甚苦奔忙，盛席华筵终散场。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梦尽荒唐。漫言红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长。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

列位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来？说起根由虽近荒唐，甲戌侧批：自站地步，自首荒唐。妙！细按则深有趣味。待在下将此来历注明，方使阅者了然不惑。

原来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甲戌侧批：补天济世，勿认真，用常言。于大荒山甲戌侧批：荒唐也。无稽崖甲戌侧批：无稽也。炼成高经十二丈、甲戌侧批：总应十二钗。

方经二十四丈甲戌侧批：照应副十二钗。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娲皇氏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甲戌侧批：合周天之数。蒙侧批：数足，偏遗我。“不堪入选”，句中透出心眼。只单单的剩了一块未用，甲戌侧批：剩了这一块便生出这许多故事。使当日虽不以此补天，就该去补地之坑陷，使地平坦，而不有此一部鬼话。便弃在此山青埂峰下。甲戌眉批：妙！自谓落堕情根，故无补天之用。谁知此石自经锻炼之后，灵性已通，甲戌侧批：锻炼后性方通，甚哉！人生不能学也。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材不堪入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

一日，正当嗟悼之际，俄见一僧一道远远而来，生得骨格不凡，丰神迥别，蒙双行夹批：这是真像，非幻像也。靖眉批：作者自己形容。说说笑笑来至峰下，坐于石边高谈快论。先是说些云山雾海、神仙玄幻之事，后便说到红尘中荣华富贵。此石听了，不觉打动凡心，也想要到人间去享一享这荣华富贵，但自恨粗蠢，不得已，便口吐人言，甲戌侧批：竟有人问：“口生于何处？”其无心肝，可笑可恨之极。向那僧道说道：“大师，弟子蠢物，甲戌侧批：岂敢，岂敢。不能见礼了。适闻二位谈那人世间荣耀繁华，心切慕之。弟子质虽粗蠢，甲戌侧批：岂敢，岂敢。性却稍通，况见二师仙形道体，定非凡品，必有补天济世之材、利物济人之德。如蒙发一点慈心，携带弟子得入红尘，在那富贵场中、温柔乡里受享几年，自当永佩洪恩，万劫不忘也。”二仙师听毕，齐憨笑道：“善哉！善哉！那红尘中有却有些乐事，但不能永远依恃，况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魔’八个字紧相连属，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甲戌侧批：四句乃一部之总纲。倒不如不去的好。”

这石凡心已炽，那里听得进这话去，乃复苦求再四。二仙知不可强制，乃叹道：“此亦静极思动，无中生有之数也。既如此，我们便携你去受享受享，只是到不得意时，切莫后悔。”石道：“自然，自然。”那僧又道：“若说你性灵，却又如此质蠢，并更无奇贵之处，如此也只好踮脚而已。甲戌侧批：锻炼过尚与人踮脚，不学者又当如何？也罢，我如今大施佛法助你助，待劫终之日，复还本质，以了此案。甲戌侧批：妙！佛法亦须偿还，况世人之债乎？近之赖债者来看此句，所谓游戏笔墨也。你道好否？”石头听了，感谢不尽。那僧便念咒书符，大展幻术，将一块大石登时变成一块鲜明莹洁的美玉，且又缩成扇坠大小的，可佩可拿。甲戌侧批：奇诡险怪之文，有如髯苏《石钟》、《赤壁》用幻处。那僧托于掌上，笑道：“形体倒也是个宝物了！甲戌侧批：自愧之语。蒙双行夹批：世上人原自据看得见处为凭。还只没有实在的好处，甲戌侧批：好极！今之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者，见此大不欢喜。须得再镌上数字，使人一见便知是奇物方妙。甲戌侧批：世上原宜假，不宜真也。谚云：“一日卖了三千假，三日卖不出一个真。”信哉！然后携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甲戌侧批：伏长安大都。诗礼簪缨之族，甲戌侧批：伏荣国府。花柳繁华地，甲戌侧批：伏大观园。温柔富贵乡甲戌侧批：伏紫芸轩。去安身乐业。”甲戌侧批：何不再添一句“择个绝世情痴作主人”？甲戌眉批：昔子房后谒黄石公，惟见一石。子房当时恨不能随此石去。余亦恨不能随此石去也。聊供阅者一笑。石头听了，喜不能禁，乃

问：“不知赐了弟子那几件奇处，甲戌侧批：可知若果有奇贵之处，自己亦不知者。若自以奇贵而居，究竟是无真奇贵之人。又不知携了弟子到何地方？望乞明示，使弟子不惑。”那僧笑道：“你且莫问，日后自然明白的。”说着，便袖了这石，同那道人飘然而去，竟不知投奔何方何舍。

后来，又不知过了几世几劫，因有个空空道人访道求仙，忽从这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经过，忽见一大块石上字迹分明，编述历历。空空道人乃从头一看，原来就是无材补天，幻形入世，甲戌侧批：八字便是作者一生惭恨。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红尘，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后面又有一首偈云：

无材可去补苍天，甲戌侧批：书之本旨。枉入红尘若许年。甲戌侧批：惭愧之言，呜咽如闻。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

诗后便是此石坠落之乡，投胎之处，亲自经历的一段陈迹故事。其中家庭闺阁琐事，以及闲情诗词倒还全备，或甲戌侧批：“或”字谦得好。可适趣解闷，然朝代年纪，地舆邦国，甲戌侧批：若用此套者，胸中必无好文字，手中断无新笔墨。却反失落无考。甲戌侧批：据余说，却大有考证。蒙侧批：妙在“无考”。

空空道人遂向石头说道：“石兄，你这一段故事，据你自己说有些趣味，故编写在此，意欲问世传奇。据我看来，第一件，无朝代年纪可考；甲戌侧批：先驳得妙。第二件，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甲戌侧批：将世人欲驳之腐言预先代人驳尽。妙！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无班姑蔡女之德能。我纵抄去，恐世人不爱看呢。”

石头笑答道：“我师何太痴耶！若云无朝代可考，今我师竟假借汉唐等年纪添缀，又有何难？甲戌侧批：所以答得好。但我想，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再者，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书者，甚少；爱适趣闲文者，特多。历来野史，或

賈雨村風
塵懷閨秀



讪谤君相，或贬人妻女，甲戌侧批：先批其大端。奸淫凶恶，不可胜数。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涂毒笔墨，坏人子弟，又不可胜数。至若佳人才子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以致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拟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间拨乱，蒙侧批：放笔以情趣世人，并评倒多少传奇。文气淋漓，字句切实。亦如剧中之小丑然。且鬻婢开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话。竟不如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但事迹原委，亦可以消愁破闷，也有几首歪诗熟话，可以喷饭供酒。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躐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甲戌眉批：事则实事，然亦叙得有间架、有曲折、有顺逆、有映带、有隐有见、有正有闰，以致草蛇灰线、空谷传声、一击两鸣、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云龙雾雨、两山对峙、烘云托月、背面敷粉、千皴万染诸奇书中之秘法，亦不复少。余亦于逐回中搜剔剖剖明白注释以待高明，再批示误谬。甲戌眉批：开卷一篇立意，真打破历来小说窠臼。阅其笔则是《庄子》《离骚》之亚。甲戌眉批：斯亦太过。今之人，贫者日为衣食所累，富者又怀不足之心，纵然一时稍闲，又有贪淫恋色、好货寻愁之事，那里去有工夫看那理治之书？所以我这一段故事，也不愿世人称奇道妙，也不定要世人喜悦检读，甲戌侧批：转得更好。只愿他们当那醉淫饱卧之时，或避世去愁之际，把此一玩，岂不省了些寿命筋力？就比那谋虚逐妄，却也省了口舌是非之害、腿脚奔忙之苦。再者，亦令世人换新眼目，不比那些胡牵乱扯、忽离忽遇，满纸才人淑女、子建文君、红娘小玉等通共熟套之旧稿。我师意为何如？”甲戌侧批：余代空空道人答曰：“不独破愁醒盹，且有大益。”

空空道人听如此说，思忖半晌，将《石头记》甲戌侧批：本名。再检阅一遍，甲戌侧批：这空空道人也太小心了，想亦世之一腐儒耳。因见上面虽有些指奸责佞、贬恶诛邪之语，甲戌侧批：亦断不可少。亦非伤时骂世之旨，甲戌侧批：要紧句。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伦常所关之处，皆是称功颂德、眷眷无穷，实非别书之可比。虽其中大旨谈情，亦不过实录其事，又非假拟妄称，甲戌侧批：要紧句。一味淫邀艳约、私订偷盟之可比。因毫不干涉时世，甲戌侧批：要紧句。方从头至尾抄录回来，问世传奇。从此，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至吴玉峰题曰《红楼梦》。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甲戌眉批：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怀旧，故仍因之。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甲戌眉批：若云雪芹披阅增删，然则开卷至此这一篇楔子又系谁撰？足见作者之笔，狡猾之甚。后文如此者不少。这正是作者用“画家烟云模糊处”，观者万不可被作者瞒蔽了去，方是巨眼。并题一绝云：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甲戌双行夹批：此是第一首标题诗。甲戌眉批：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常哭芹，泪亦待尽。每思觅青埂峰再问石兄，奈不遇癞头和尚，何怅怅！今而后

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甲午八月泪笔。

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

出则既明，且看石上是何故事。

按那石上书云：甲戌侧批：以下系石上所记之文。

当日地陷东南，这东南一隅有处曰姑苏，甲戌侧批：是金陵。有城曰阊门者，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甲戌侧批：妙极！是石头口气，惜米颠不遇此石。这阊门外有个十里甲戌侧批：开口先云势利，是伏甄、封二姓之事。街，街内有个仁清甲戌侧批：又言人情，总为士隐火后伏笔。巷，巷内有个古庙，因地方窄狭，甲戌侧批：世路宽平者甚少。亦凿。人皆呼作葫芦甲戌侧批：糊涂也，故假语从此具焉。庙。蒙侧批：画的虽不依样，却是葫芦。庙旁住着一家乡宦，甲戌侧批：不出荣国大族，先写乡宦小家，从小至大，是此书章法。姓甄甲戌眉批：真。后之甄宝玉亦借此音，后不注。名费，甲戌侧批：废。字士隐。甲戌侧批：托言将真事隐去也。嫡妻封甲戌侧批：风。因风俗来。氏，情性贤淑，深明礼义。甲戌侧批：八字正是写日后之香菱，见其根源不凡。家中虽不甚富贵，然本地便也推他为望族了。甲戌侧批：本地推为望族，宁、荣则天下推为望族，叙事有层落。因这甄士隐禀性恬淡，不以功名为念，甲戌侧批：自是羲皇上人，便可作是书之朝代年纪矣。总写香菱根基，原与正十二钗无异。蒙侧批：伏笔。每日只以观花修竹，酌酒吟诗为乐，倒是神仙一流人品。只是一件不足：如今年已半百，膝下无儿，甲戌侧批：所谓“美中不足”也。只有一女，乳名英莲，甲戌侧批：设云“应怜”也。年方三岁。

一日，炎夏永昼。甲戌侧批：热日无多。士隐于书房闲坐，至手倦抛书，伏几少憩，不觉朦胧睡去。梦至一处，不辨是何地方。忽见那厢来了一僧一道，甲戌侧批：是方从青埂峰袖石而来也，接得无痕。且行且谈。只听道人问道：“你携了这蠢物，意欲何往？”那僧笑道：“你放心，如今现有一段风流公案，正该了结。这一干风流冤家，尚未投胎入世。趁此机会，就将此蠢物夹带于中，使他去经历经历。”那道人道：“原来近日风流冤孽又将造劫历世去不成？蒙侧批：苦恼是“造劫历世”，又不能不“造劫历世”，悲夫！但不知落于何方何处？”那僧笑道：“此事说来好笑，竟是千古未闻的罕事。只因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甲戌侧批：妙！所谓“三生石上旧精魂”也。甲戌眉批：全用幻。情之至，莫如此。今采来压卷，其后可知。有绛甲戌侧批：点“红”字。珠甲戌侧批：细思“绛珠”二字岂非血泪乎。草一株，时有赤瑕甲戌侧批：点“红”字“玉”字二。甲戌眉批：按“瑕”字本注：“玉小赤也，又玉有病也。”以此命名恰极。宫神瑛甲戌侧批：单点“玉”字二。侍者，日以甘露灌溉，这绛珠草便得久延岁月。后来既受天地精华，复得雨露滋养，遂得脱却草胎木质，得换人形，仅修成个女体，终日游于离恨天外；饥则食蜜青果为膳，渴则饮灌愁海水为汤。甲戌侧批：饮食之名奇甚，出身履历更奇甚，写黛玉来历自与别个不同。只因尚未酬报灌溉之德，故其五内便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甲戌侧批：妙极！恩怨不清，西方尚如此，况世之人乎？趣甚！警甚！甲戌眉批：以顽石草木为偶，实历尽风月波

澜,尝遍情缘滋味,至无可如何,始结此木石因果,以泄胸中悒郁。古人之“一花一石如有意,不语不笑能留人”,此之谓也。蒙侧批:点题处,清雅。恰近日这神瑛侍者凡心偶炽,甲戌侧批:总悔轻举妄动之意。乘此昌明太平朝世,意欲下凡造历幻甲戌侧批:点“幻”字。缘,已在警幻甲戌侧批:又出一警幻,皆大关键处。仙子案前挂了号。警幻亦曾问及灌溉之情未偿,趁此倒可了结的。那绛珠仙子道:“他是甘露之惠,我并无此水可还。他既下世为人,我也去下世为人,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也偿还得过他了。”甲戌侧批:观者至此请掩卷思想,历来小说中可曾有此句?千古未闻之奇文。甲戌眉批:知眼泪还债,大都作者一人耳。余亦知此意,但不能说得出口。蒙侧批:恩情山海债,唯有泪堪还。因此一事,就勾出多少风流冤家来,甲戌侧批:余不及一人者,盖全部之主惟二玉二人也。陪他们去了结此案。”

那道人道:“果是罕闻,实未闻有还泪之说。蒙侧批:作想得奇!想来这一段故事,比历来风月事故更加琐碎细腻了。”那僧道:“历来几个风流人物,不过传其大概以及诗词篇章而已,至家庭闺阁中一饮一食,总未述记。再者,大半风月故事,不过偷香窃玉、暗约私奔而已,并不曾将儿女之真情发泄一二。蒙侧批:所以别致。想这一干人入世,其情痴色鬼、贤愚不肖者,悉与前人传述不同矣。”那道人道:“趁此何不你我下世度脱蒙侧批:度脱,请问是幻不是幻?几个,岂不是一场功德?”那僧道:“正合吾意,你且同我到警幻仙子宫中,将蠢物交割清楚,待这一干风流孽鬼下世已完,你我再去。蒙侧批:幻中幻,何不可幻?情中情,谁又无情?不觉僧道亦入幻中矣。如今虽已有一半落尘,然犹未全集。”甲戌侧批:若从头逐个写去,成何文字?《石头记》得力处在此。道人道:“既如此,便随你去来。”

却说甄士隐俱听得明白,但不知所云“蠢物”系何东西。遂不禁上前施礼,笑问道:“二仙师请了。”那僧道也忙答礼相问。士隐因说道:“适闻仙师所谈因果,实人世罕闻者。但弟子愚浊,不能洞悉明白,若蒙大开痴顽,备细一闻,弟子则洗耳谛听,稍能警省,亦可免沉沦之苦。”二仙笑道:“此乃玄机,不可预泄者。到那时不要忘了我二人,便可跳出火坑矣。”士隐听了,不便再问。因笑道:“玄机不可预泄,但适云‘蠢物’,不知为何,或可一见否?”那僧道:“若问此物,倒有一面之缘。”说着,取出递与士隐。士隐接了看时,原来是块鲜明美玉,上面字迹分明,镌着“通灵宝玉”四字,甲戌侧批:凡三四次始出明玉形,隐屈之至。后面还有几行小字。正欲细看时,那僧便说已到幻境,甲戌侧批:又点“幻”字,云书已入幻境矣。蒙侧批:幻中言幻,何等法门。便强从手中夺了去,与道人竟过一大石牌坊,上书四个大字,乃是“太虚幻境”。甲戌侧批:四字可思。两边又有一副对联,道是:蒙双行夹批:无极太极之轮转,色空之相生,四季之随行,皆不过如此。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甲夹批:叠用真假有无字,妙!

士隐意欲也跟了过去,方举步时,忽听一声霹雳,有若山崩地陷。士隐大叫一声,定睛一看,蒙侧批:真是大警觉、大转身。只见烈日炎炎,芭蕉冉冉,甲戌侧批:醒得无痕,不落旧套。所梦之事便忘了对半。甲戌侧批:妙极!若记得,便是俗笔了。

又见奶母正抱了英莲走来。士隐见女儿越发生得粉妆玉琢，乖觉可喜，便伸手接来，抱在怀内，斗他顽耍一回。又带至街前，看那过会的热闹。方欲进来时，只见从那边来了一僧一道，甲戌侧批：所谓“万境都如梦境看”也。那僧则癞头跣脚，那道则跛足蓬头，甲戌侧批：此则是幻像。疯疯癫癫，挥霍谈笑而至。及至到了他门前，看见士隐抱着英莲，那僧便大哭起来。甲戌侧批：奇怪！所谓情僧也。又向士隐道：“施主，你把这有命无运、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怀内作甚？”甲戌眉批：八个字屈死多少英雄？屈死多少忠臣孝子？屈死多少仁人志士？屈死多少词客骚人？今又被作者将此一把眼泪洒与闺阁之中，见得裙钗尚遭逢此数，况天下之男子乎？看他所写开卷之第一个女子便用此二语以定终身，则知托言寓意之旨，谁谓独寄兴于一“情”字耶？武侯之三分、武穆之二帝，二贤之恨，及今不尽，况今之草芥乎？家国君父，事有大小之殊；其理、其运、其数，则略无差异。知运、知数者，则必谅而后叹也。士隐听了，知是疯话，也不去睬他。那僧还说：“舍我罢，舍我罢！”士隐不耐烦，便抱女儿撒身要进去，蒙侧批：如果舍出，则不成幻境矣。行文至此，又不得不有此一语。那僧乃指着他大笑，口内念了四句言词道：“惯养娇生笑你痴，甲戌侧批：为天下父母痴心一哭。菱花空对雪澌澌。甲戌侧批：生不遇时，遇又非偶。好防佳节元宵后，甲戌侧批：前后一样，不直云前而云后，是讳知者。便是烟消火灭时。”甲戌侧批：伏后文。

士隐听得明白，心下犹豫，意欲问他们来历。只听道人说道：“你我不必同行，就此分手，各干营生去罢。三劫后，甲戌眉批：佛以世谓“劫”，凡三十年为一世。三劫者，想以九十春光寓言也。我在北邙山等你，会齐了同往太虚幻境销号。”那僧道：“最妙，最妙！”

说毕，二人一去，再不见个踪影了。士隐心中此时自忖：这两个人必有来历，该试一问，如今悔却晚也。

这士隐正痴想，忽见隔壁甲戌侧批：“隔壁”二字极细极险，记清。葫芦庙内寄居的一个穷儒，姓贾名化，甲戌侧批：假话。妙！表字时飞，甲戌侧批：实非。妙！别号雨村甲戌侧批：雨村者，村言粗语也。言以村粗之言演出一段假话也。者走了出来。这贾雨村原系胡州甲戌侧批：胡诌也。人氏，也是诗书仕宦之族，因他生于末世，甲戌侧批：又写一末世男子。父母祖宗根基已尽，人口衰丧，只剩得他一身一口。在家乡无益，蒙侧批：形容落魄诗书子弟，逼真。因进京求取功名，再整基业。自前岁来此，又淹蹇住了，暂寄庙中安身，每日卖字作文为生，蒙侧批：“庙中安身”、“卖字为生”，想是过午不食的了。故士隐常与他交接。甲戌侧批：又夹写士隐实是翰林文苑，非守钱虏也，直灌入“慕雅女雅集苦吟诗”一回。当下雨村见了士隐，忙施礼赔笑，道：“老先生倚门伫望，敢是街市上有甚新闻否？”士隐笑道：“非也。适因小女啼哭，引他出来作耍，正是无聊之甚。兄来得正妙，请入小斋一谈，彼此皆可消此永昼。”说着，便令人送女儿进去，自与雨村携手来至书房中。小童献茶。方谈得三五句话，忽家人飞报：“严甲戌侧批：炎也。炎既来，火将至矣。老爷来拜。”士隐慌的忙起身谢罪道：“恕诳驾之罪，略坐，弟即来陪。”雨村忙起身亦让道：

“老先生请便。晚生乃常造之客，稍候何妨。”蒙侧批：世态人情，如闻其声。说着，士隐已出前厅去了。

这里雨村且翻弄书籍解闷。忽听得窗外有女子嗽声，雨村遂起身往窗外一看，原来是一个丫鬟，在那里撷花，生得仪容不俗，眉目清明，甲戌侧批：八字足矣。虽无十分姿色，却亦有动人之处。甲戌眉批：更好。这便是真正情理之文。可笑近之小说中满纸“羞花闭月”等字。这是雨村目中，又不与后之人相似。雨村不觉看的呆了。甲戌侧批：今古穷酸色心最重。那甄家丫鬟撷了花，方欲走时，猛抬头见窗内有人，敝巾旧服，虽是贫窘，然生得腰圆背厚，面阔口方，更兼剑眉星眼，直鼻权腮。甲戌侧批：是莽操遗容。甲戌眉批：最可笑世之小说中，凡写奸人则用“鼠耳鹰腮”等语。这丫鬟忙转身回避，心下乃想：“这人生的这样雄壮，却又这样褴褛，想他定是我家主人常说的什么贾雨村了，每有意帮助周济，只是没甚机会。我家并无这样贫窘亲友，想定是此人无疑了。怪道又说他必非久困之人。”如此想来，不免又回头两次。甲戌眉批：这方是女儿心中意中正文。又最恨近之小说中满纸红拂紫烟。蒙侧批：如此忖度，岂得为无情？雨村见他回了头，便自为这女子心中有意于他，甲戌侧批：今古穷酸皆会替女妇心中取中自己。便狂喜不尽，自为此女子必是个巨眼英雄，风尘中之知己也。蒙侧批：在此处已把种点出。一时小童进来，雨村打听前面留饭，不可久待，遂从夹道中自便出门去了。士隐待客既散，知雨村自便，也不去再邀。

一日，早又中秋佳节。士隐家宴已毕，乃又另具一席于书房，却自己步月至庙中来邀雨村。甲戌侧批：写士隐爱才好客。原来雨村自那日见了甄家之婢曾回顾他两次，自为是个知己，便时刻放在心上。蒙侧批：也是不得不留心。不独因好色，多半感知音。今又正值中秋，不免对月有怀，因而口占五言一律云：甲戌双行夹批：这是第一首诗。后文香奁闺情皆不落空。余谓雪芹撰此书，中亦有传诗之意。“未卜三生愿，频添一段愁。闷来时敛额，行去几回头。自顾风前影，谁堪月下俦？蟾光如有意，先上玉人楼。”

雨村吟罢，因又思及平生抱负，苦未逢时，乃又搔首对天长叹，复高吟一联曰：“玉在匣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甲戌侧批：表过黛玉则紧接上宝钗。甲夹批：前用二玉合传，今用二宝合传，自是书中正眼。蒙侧批：偏有些脂气。

恰值士隐走来听见，笑道：“雨村兄真抱负不浅也！”雨村忙笑道：“不过偶吟前人之句，何敢狂诞至此。”因问：“老先生何兴至此？”士隐笑道：“今夜中秋，俗谓‘团圆之节’，想尊兄旅寄僧房，不无寂寥之感，故特具小酌，邀兄到敝斋一饮，不知可纳芹意否？”雨村听了，并不推辞，蒙侧批：“不推辞”，语便不入俗套。便笑道：“既蒙厚爱，何敢拂此盛情。”甲戌侧批：写雨村豁达，气象不俗。说着，便同士隐复过这边书院中来。

须臾茶毕，早已设下杯盘，那美酒佳肴自不必说。二人归坐，先是款斟漫饮，次渐谈至兴浓，不觉飞觥限罍起来。当时街坊上家家箫管，户户弦歌，当头一轮